

公共艺术塑造城市精神的“芯”

——美国底特律飞利浦·艾·阿特城市中心广场公共艺术设计

"Core Image" Created by Public Art in City:

Philip A • Hart Civic Center Plaza of Detroit Public Art in the USA

姜竹青 Jiang Zhuqing

只要人们的精神世界存在,毫无疑问,任何地方的任何环境都需要艺术。事实上,除却宗教信仰是一种隐藏于艺术作品后面造物的内驱原动力外,多少年以前,艺术品完全或很大程度上属于部分人消遣的娱乐奢侈品,在此情形下,让艺术为社会大众服务,这多是奢望,更是一个弥远的历程……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与特殊需求,公共艺术在环境中扮演着某个特殊角色。从远古时代体积庞大的埃及祭奠金字塔,到无数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大理石墓碑,在公共空间中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宗教仪式上,我们可以体会到公共艺术的这种特殊作用。由于公共艺术特有的集宣传、教育、纪念、报道于一体的功能,人们自然经常将公共艺术作品并置于与社会政治相关的建

筑空间环境中,比如市场、广场这种有密集人流停留和通行活动的空间区域,这就成为执政者将教育基地与公共设施有效匹配、完善地寓于一身的公共场所,以发挥实用功能与艺术的影响力。在这里公共艺术能启迪观众并拓展环境的愉悦氛围,教育兼顾美育,例如:意大利罗马、比萨就充满着栩栩如生、品类各异的喷泉、雕像、纪念碑……它们成为公共艺术生存的根基和展示场,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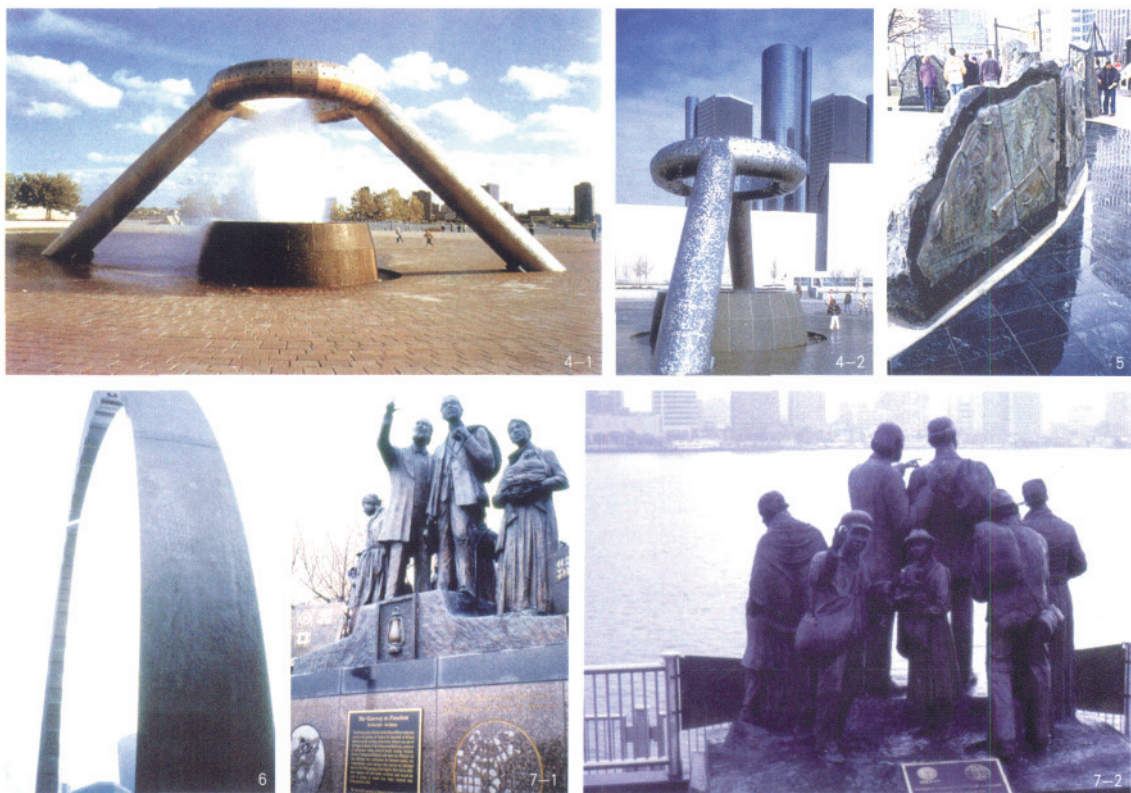
社会的进步带动着文明的进程,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空间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并非一部分人的臆想之作。城市成就着人们在不同实践活动中互动与互融作用的环境形态。构筑空间环境的定义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现代意义的

城市空间环境多由三种相关指向来决定:社会类型学(制度—惯例)、地形学(文脉)、技术(结构模式)以及非类型的地理位置,这一因素是前三种基本指向选择的补充。在构造与表述空间时,很难将其中的一种指向通过其它的指向来体现,地利人和的有效表达才是最恰当指向的诠释,合理运用这种方法与规律的城市环境才是真正意义上独特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对于环境的独立诠释是基于某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文脉来界定并操作的。

在上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制定了城市公共艺术在现代公共环境中存在与实施的策略,其中部分的内容就是纪念城市自己的历史人物与英雄。底特律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有其独到之处。众所周知,底特律城是美国著名的汽车城,汽车制造

业有其特有的历史;他还是南北方交接的枢纽城市,在美国发展进程中有其独特的位置。在这里公共环境艺术充满了与本地著名人物与不同时间事件的链接,那些让当地市民骄傲与自豪的、能佐证出底特律城市传统发展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被塑造成为公共艺术品,勾勒出城市的特色风貌。老城区里有回溯到19世纪后期丰富的纪念性艺术品。各类图书馆、学校也积极地向公众展示更多更好的艺术品,城市大部分的公园鼓励公共艺术创作与当地人文历史联系起来,老城区许多上个世纪早期建立起来的老厂房被保留下来成为现在的博物馆与城市旅游景点。这种公共艺术与城市规划发展相结合的做法,不仅让人们享受娱乐,也让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与认识。位于底特





律河岸边的飞利浦·艾·阿特城市中心广场之公共艺术设计更是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它的建设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颇具特点与启示：

图1：“底特律的精神”，作者：马休尔·费兰(Marshall. Fredericks 1908—1998)，青铜镀金与大理石，这是底特律最著名的室外公共艺术作品。创作作品的议案源于1955年，定稿于1958年。这座5.25英尺高的巨大塑像如同幕布，面对着市郡大楼。这座建筑原是底特律市为年轻人建设的活动中心。由于时间长久，表面墨绿铜锈下透出青铜光泽的塑像身躯更显高贵，代表崇高的人类精神。塑像人物左手上高举的一个设计有放射线的镀金青铜球，象征着上帝；人物右手上是—个铜质镀金的人类家庭情景组合雕饰，寓意着人类关系，如同背景饰板铭文所言：“人类精神就是通过家庭来体现的崇高人类关系”。在36英尺×45英尺的半圆形背景墙面上，铭刻着这座城市的承诺与执行者的布

道：“承载精神——上帝精神所在之处，就是自由的地方。”

图2：“路易斯纪念碑”(Memorial to Joe Louis)，作者：罗伯特·格洛汉姆(Robert Graham 1938—)，材料为青铜、钢喷漆。墨西哥出生的罗伯特以其古典风格的雕塑而著名，现定居在美国加州。罗伯特受体育插图画刊的委托，创作了这件纪念拳击冠军乔·路易斯(1914—1981)的作品，意欲表达对1937—1949年成长于底特律的这位世界重量级冠军的敬意。这件作品与其说聚焦具有传奇色彩的乔·路易斯超凡的身体力量，不如说是以乔·路易斯的身躯为原型，弘扬拳击者坚定的意志与战斗精神，进而隐喻底特律乃至这个民族的精神，可谓意味深长。实体作品是乔·路易斯“大拳头”的构成体，悬浮在一个钢制三脚架上，伸直拉紧的手臂模型由1英寸放大到1英尺。

图3：“豪瑞茨伊·稻基与儿子的纪念喷泉”(Horace E. Dodge & Son Memorial Fountain)，作者

伊萨穆·尼古祺(Isaum Noguchi 1904—1988)是出生于洛杉矶的雕塑家。不锈钢材料，这座30英尺高的喷泉位于底特律河边，安置在宽阔广场的中心焦点上，覆盖超过10英里大的面积，浅滩、碗状凹地围绕着喷泉，喷泉水滴如从天际线垂落下来，使底特律的天际线更富戏剧性变换，鼓动旁观者或走近或参与到水的嬉戏之中。作者大胆地将由不锈钢组成的空中悬浮翼，支撑于巨大尺度的圆环之间；从基底下而喷射出多种类型的水柱交互作用，并从翼上向下散开，水有力的喷射与它戏剧性的变换组合，造就了喷泉简洁优雅的形式，进而创造了一个近乎未来主义的环境。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想创造一个新式喷泉，一个展示我们时代与其空间关系的喷泉。”

图4：“塔门”(Pylon)，作者：伊萨穆·尼古祺(Isaum Noguchi 1904—1988)，不锈钢材料，高120英尺，宽7英尺，作品被安置在底特律主街道的终点上，它具有特殊

的地标位置，这里是最忙碌的底特律水路河岸与交通枢纽的轴心。在西方“塔”是一个老套形式，如方尖碑、水塔、灯塔等，然而，尼古祺这座塔的设计极其富于戏剧化与想象力。在这个纪念性的作品里，钢构件的精工细作让尼古祺展示了他对于简洁形式与关注细节的独特喜好。从一个长方形底面柱体升起的铁塔在三分之一处做了一个扭转，膨胀猛增的长度关照左前方由尼古祺设计的喷泉，对于这个广场，尼古祺想要表述的元素是光滑、完美的两个铁塔，它们与喷泉所创造出的明亮反射表面同广场周围耸立的由玻璃和钢材料组成的巨型圆柱形几何形态塔楼相得益彰。

图5：历史的故事总是让人流连忘返。

图6：“拱门”耸立在底特律河边。这件抛物线状作品似一道璀璨生辉的彩虹，象征着南北方的通融和城市的光明与希望。

图7：“开拓者”为最早登上美国这片新大陆的垦荒者而建。塑像面向川流不息的底特律河水，向人们诉说着永不厌倦的动人故事。在雕塑的基座下，铭刻着为这座举世闻名汽车城底特律的飞利浦·艾·阿特城市中心广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人物的名字。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地方，太多的传统城市已经被摧毁。我国迅速演进的改革进程，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面临选择与思考，忽略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文化艺术遗产，在城市不断扩张与发展的结果背后反而使人文环境蜕化变质，使古建与文化遗产消失于地平线，这才真正意味着自身文化的残失。底特律城在这里作出的努力与实践是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与借鉴……

姜竹青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